



藏在背包里的爱

□ 徐志荣

早上，看着女儿背着崭新的书包迈入校门，我的记忆也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。那一年，我有了第一个“新”背包。

读小学时，我的书包一直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，布料和样式我一直都很喜欢。一次，见到身边有同学背着精致、可爱的双肩包，我的心便时常痒痒，也想有个那样的包。在双肩包的映衬下，我的斜挎小布包就显得土气了些。但当时家里经济不宽裕，我很难向父母开口。直到初一那年暑假，我的玩伴小红、小梅也都有了背包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便央求母亲给我买个背包。

父亲得知我的想法后，吃过早饭，便去了集市。从乡下去集市骑自行车大概要一小时车程。我在家中帮母亲干家务活，脑海思绪漫天，想象起新书包的样子：粉的还是黄的？上面会有美人鱼的图案吗？或是我喜欢的卡通人物小甜甜、花仙子？要是能有大波斯菊印在上面就更美了。小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美好与浪漫，恨不得将图画书上好看的图都印在包上。我越想心里越美，干活都带劲了。

好不容易盼到中午，父亲回来了。我满怀期待地走向父亲。在我心里，父亲买东西的眼光向来是极好的，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。然而，当父亲从一只塑料袋中拿出背包，我一瞧，瞬间就失了兴致，撇起了嘴——那是真的丑！黑、绿色搭配，一眼望去，暗沉沉的，虽说有两根背带，也有拉链和分隔层，可和我想的差了十万八千里啊！父亲看到我的神色，略带歉意地说：“我转了一街，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看的，转来转去，想着好歹买一个，总比没有强！”父亲安慰我，若不喜欢，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给我换一个。

彼时，母亲走过来宽慰道：“没事，荣儿，妈给你重新设计下，保管好看。”我将信将疑地望向母亲，只好将书包交给她“死马当活马医”了。只见母亲从箱中翻出一块崭新的红布，照着书包的包盖比划，再又拿出划粉画线、裁剪起来，接着在缝纫机上“哒哒哒……”地缝起来，不到半小时，母亲就将新包递给了我。只见亮红的包盖覆盖了之前暗沉的黑色，与包下部的绿色

分隔层相得益彰，在黑色包身的衬托下，竟有种“绿叶配红花”的美感。我开心极了，将拉链来回拉，又将包盖上的卡扣反复扣上、取下，仔细端详、摩挲，想不到在母亲的巧手下，“丑小鸭”竟变“天鹅”了。一旁的父亲也展开了笑脸，和我一起夸赞母亲的心灵手巧。后来，这个“天鹅”包陪我度过了初中三年的青春时光。

多年后，我的女儿也读了初中。开学前，我陪她去买书包，我觉得好看的，女儿就是看不上，要么说土气，要么说幼稚，或是嫌配色太丑，逛了三个商场都没买到书包。无奈，我又带她去逛了一家文具店，花了三百多元“重金”买了她喜欢的米白色背包。这让我想起当年父亲给我买书包的情景，想到在一条选择性不多的县城小街上，父亲苦苦寻觅合我心意的背包的身影。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。

如今，市场上的书包样式层出不穷，但我仍时常惦念那个“天鹅”背包，那份美好与温馨，陪我走过风风雨雨。

白露时节品乡愁

□ 张升航

山河向晚，人间半秋，又是一年白露至。白露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属于秋天的第三个节气，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，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。白露过后，大地暑气褪去，尽显秋风送爽、晨露凝珠之景。

白露的早晨，独自漫步在乡间田埂上，迎面吹来的风似乎已转变了角色，一改往日的酷热骄横，成了自带凉意的温柔姑娘。两旁的小草看见我的到来，竟不感到陌生，还调皮地将露珠丢进我的裤腿，抛洒在鞋面。远处的天边，也多了几分热闹，南归的大雁正表演着鸟类的阅兵式，一会儿排成“一”字，一会儿又分列成“人”字，甚为壮观。远方，那棵老树上的树叶微微泛黄，仿佛叛逆期的少年，沉默中等待风姑娘的轻抚。只需一阵轻风，它们便可以纵身一跃，离开父母的庇护，追寻心中的那片自由。而那些曾在夏日里最活跃的蝉，如今也静默无声，悄然隐匿在树荫深处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在提示着人们初秋的开始。

白露这一天，各地都流传着不同的习俗。在美丽的太湖畔，渔民们会举行“祭禹王”活动；苍南等地，人们在这一天出门寻找带有“白”字的中药材，名为“采十白”。今年，我到浙西地区，发现关于白露，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约定，那便是一直流传在当地人口中的那句“白露日、竹竿摇，满地金、扁担挑”。每年白露这一天，是临安山核桃的“开竿日”。根据当地的气候，白露时节是山核桃全面成熟之时，属地政府规定这天起统一采收，可防止掠青。

山核桃在初夏开花结果，至白露成熟，当青色的果子慢慢变成深绿色，就意味着丰收季的到来。开竿前的几天，外出务工的人们仿佛有默契般，纷纷提前请假回到家乡，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。听朋友说，回家打山核桃是一项极其隆重的活动，堪比春节。不论在何地工作，工作多么繁忙，人们都会请假回家。回到家乡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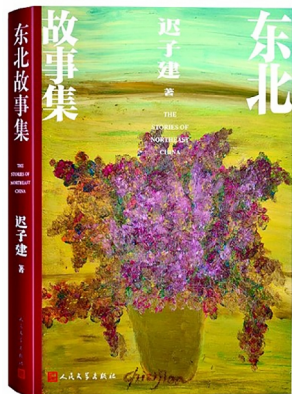
青壮年提前在每棵山核桃树下铺设大网，等待果子自然掉落，这不仅节省了劳动力，还大大提高了山核桃采摘的安全性。等到白露这天，天还没亮，家家户户拿上早已准备好的工具，有的扛着长长的竹竿，有的背着自己编织的竹篓，孩子们此时也充满着活力，兴奋地提着篮子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好不热闹。还有几位年长的长辈哼着小调，好似那奔赴战场的战士，在月光下，雄赳赳气昂昂走进虫吟鸟鸣的山核桃林中，寂静的山谷也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进入林子里，大家便分开了，各自前往自家的山核桃林开启忙碌的一天。家中的男人们拿着长长的竹竿，凭借多年练就的一身本领，灵巧地爬上高高的树梢，站稳后便手持竹竿不停地敲打着枝干，那一阵阵“啪啪”声就像庆祝收获的鞭炮声，将气氛推向高潮。那边厢，被击落的一个个圆溜溜的核桃果，此时就像归心似箭的精灵们，迫不及待地蹦跳着滚落到大地上，跑向它们最终的归宿。家中的女眷、孩子和退居“二线”的老人们则在树下捡拾着掉落的果实，有一些调皮的小精灵，趁大家不注意偷偷躲到了草丛中，却还是难逃孩子们的“火眼金睛”，被一双双小手捡拾起来。敲打、捡拾、装袋，此刻的山核桃林像自然界的一个大工厂，村民们在流水线上各自工作。忙碌了一天，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开始扛着沉甸甸的麻袋下山，偷懒的就把麻袋扎紧，从高处让其顺着山坡滚下去，滚到哪里停下就再助其一臂之力。每家每户都载着满满的收获归家。待一家人吃完晚饭，便早早休息，等待又一个忙碌的早晨……

我想，他们手上粘着山核桃果实那墨绿色的汁液，或许就是家乡最特殊的印记。在这最舒适的时节，返乡打山核桃的人们，此刻也享受在作物丰收与家人团聚的双重喜悦中。月光下，屋旁小草上那滴晶莹的露珠里，藏着一枚月亮，似乎也在和云朵说着白露时节的乡愁故事。

冻土深处的故事

□ 吴亚英



“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，以前似乎是浑噩的，如今却鲜活明媚，像熔岩一样漫出地层，闪烁着，跳跃着，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霞光。”迟子建在《东北故事集》里这么说。

《东北故事集》是迟子建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关于

东北历史以及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层故事的小说集。全书收录《喝汤的声音》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三篇小说。首篇《喝汤的声音》聚焦海兰泡惨案，讲述了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畔的生死传奇与爱恨情仇。在虚实之间，作者用饶河的“摆渡人”——一个“幽灵”，做故事的讲述人。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以宋徽宗最后的幽囚岁月为切口，用“白釉黑花罐”与“碑桥”作叙事“助推器”，在“亡灵”镇守的“上半夜”和“下半夜”，展开两段柔情又悲凉的故事。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围绕一桩迷雾重重的失踪案，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芯，探寻人类心灵世界

的复杂幽光。

前两篇小说，由现实进入历史；第三篇小说，将现实与悬疑结合，都是由“主讲人”讲出故事，故事里面套着故事，现实融入历史，历史映照现实，无论是自然、人性的风雪，还是历史、现实的歌哭，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，通过小人物的命运、历史事件、情感纷争，展现了东北地区的独特魅力，展示了东北人民的善良、勇敢和智慧。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无奈，但生活依然静水深流，生命依然坚韧、美好、不屈和安然。

